

侯胡有容阵亡；同时“克和”、“耕余”二局在南村岭狙击成功，太平军伤亡甚大。

八年十二月，太平军主将杨辅清率部由德兴经香屯街至三溪，尾队驻沿沟。初五日，大败清兵、团练，一举攻占景德镇。乐平团练总局调集七十二局的兵力进行反扑，又复败退闾口。十二月底，太平军又于礼林、中店一线击败团练，再度攻克乐平县城。双方反复争夺，战斗至为激烈。最后袁闻柝和吴泽率“乐成”局拚死抢占了城东登高山，各局回头猛扑，太平军乃出北门，经龙珠撤往景德镇。

九年初，石景芬应湘军曾国荃之请，派出团练协防景德镇。三月，太平军杨辅清部突于深夜从景德镇外围出发，执炬北行，佯为撤退之势，旋即偃旗息鼓，折回埋伏。湘军与乐平团练意图尾击，贪功冒进，遇伏大败。

十年十月，太平军由万年逼近乐平。曾国藩部老湘营由景德镇来援，乐平团练协同防堵。太平军乃由乐境撤往德兴。

十一年二月初五至二十日，太平军轮番由婺源来攻。湘军岳字营与乐平团练在界牌石、段家、八涧桥、泉湖桥、耆德、横路等地防堵失利，节节败退。太平军进占临港，来回扫荡，纵横百余里，复占乐平县城及东、北、西乡村。二十九日，左宗棠部在团练配合下分路猛扑，太平军乃出北门往景德镇方向撤去。三月初一日，太平军在王佐尖、塔前、岩前、太安等地屡败团练，并在龙珠筑城挖壕，以为持久之计。三月十三日，太平军主将李世贤率大队向乐平发起猛攻，再次包围县城，炮石如雨。各局团练协同左军严密防守，城墙被攻塌多处，左军冒死抢修。双方相持不下。十五日，正当危城欲破之际，袁闻柝、吴泽等率“乐成”局团勇赶到，侵扰太平军侧后，左宗棠部乘机开城冲杀，太平军腹背受敌，败退高桥。过桥时又遭左军及团练尾击，桥小人多，退走不及，落水者甚众。此战李世贤折损数千人，只得回军东返。而乐平团练则以“战果辉煌”得到清廷奖赏。

同治三年(1864年)五月，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、康王汪海洋由婺源经德兴攻乐平。乐平知县孙鉴率团练堵击，在樟木、项村、黄泥岭、香屯、白塔、南港等处激战数次。不久，太平军自动退去。

第七节 夏廷宜抗捐反教起义

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，清政府为了支付大宗赔款，不断加捐加赋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，江西实行统捐。乐平特产靛青被列为统捐之货。一等天津桶一百零五斤，捐钱二百六十二文；二等中路桶一百斤，捐钱二百五十文；三等上乡桶九十斤，捐钱二百二十五文。实行统捐后，从咸丰五年(1855年)开始征收的厘金并未取消，设于县城南门和洛口、鸬鹚埠、寡妇桥等处的厘金卡厘金委员如狼似虎，肆意滥征。此外，农民运靛进城，县署要收挂号费，保甲要抽查验税。苛捐杂税有增无减，土靛价格却因进口洋靛而日趋跌落。

《辛丑条约》签订那年，法国神父田烈诺来到乐平，通过城绅汪寿田买下东街几十间民房，改建天主教堂。七千鹰洋落进了汪氏腰包，拆迁户却一无所得，致使一汪姓寡妇在观音阁投环自尽。一批流氓地痞、土豪劣绅入教后，有恃无恐，胡作非为。梅溪桥天主教徒王祖彬，武秀才出身，横行乡里，掠夺田地三百多亩，役使长工三十余名。

光绪三十年(1904年)夏，乐平奉令兴办小学堂。知县杜璘光借口办学经费不足，决定乐